

中學
國語
文讀本



教科自修適用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中學

國語文讀本第二冊目錄

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育(蔡元培).....	一
歐遊心影錄楔子(梁啓超).....	四
三問題(張三眼).....	七
爪哇之野豬與蛇(史國英).....	一五
人類的將來(朱執信).....	一八
給H君的一封信(蔣愛翼).....	三二
題日本武者先生信後(蔡元培).....	四一
製造外國國民(達文).....	四三
地動(葉紹鈞).....	四六
最苦與最樂(梁啓超).....	五六

乾荷花瓣(瞿世英).....	六〇
一課(葉紹鈞).....	六三
母(葉紹鈞).....	七三
新月(郭沫若).....	八一
風波(魯迅).....	八一
顧老頭子底祕史(玄廬).....	九七
藥(魯迅).....	一〇三
孔乙己(魯迅).....	一一九
我底學校生活底一斷片(愈之).....	一二七
旅行南洋漫畫序言(梁紹文).....	一五〇
郵船上的兩個印度人(梁紹文).....	一五二

中國派的醫生(玄同).....	一六一
白雲(郭沫若).....	一六三
一念(胡適).....	一六三
鴿子(胡適).....	一六四
人力車夫(胡適).....	一六五
老鴉(胡適).....	一六六
三溪路上大雪裏一個紅葉(胡適).....	一六七
新婚雜詩(胡適).....	一六八
新聞記者之日日(P T).....	一七一

學中

國語文讀本 第二冊

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術

蔡元培

現在文化運動，已經由歐美各國傳到中國了。解放啊！創造啊！新思潮啊！新生活啊！在各種週報日報上，已經數見不鮮了。但文化不是簡單，是複雜的。運動不是空談，是要實行的。要透澈複雜的真相，應研究科學。要鼓勵實行的興會，應利用美術。科學的教育，在中國可算有萌芽了。美術的教育，除了小學校中機械性的音樂圖畫以外，簡截可說是沒有。

不是用美術的教育，提起一種超越利害的興趣，融合一種畫分人我的僻見，保持一種永久平和心境，單單憑那個性的衝動，環境的刺激，投入文化運動的潮流，恐不免有下列三種的流弊：（一）看得很明白，責備他人也很周密，但是到了自己實行的機會，給小小的利害絆住，不能不犧牲主義。

(二)借了很好的主義作護身符，放縱卑劣的慾望，到劣迹敗露了，叫反對黨把他的污點，影射到神聖主義上，增了發展的阻力。(三)想用簡單的方法，短少的時間，達他的極端的主義，經了幾次挫折，就覺得沒有希望，發起厭世觀念，甚且自殺。這三種流弊，不是漸漸發見了麼？一般自號覺醒的人，還能不注意麼？

文化進步的國民，既然實施科學教育，尤要普及美術教育。專門練習的，既有美術學校，音樂學校，美術工藝學校，優伶學校等，大學校又設有文學，美學，美術史，樂理等講座與研究所。普及社會的，有公開的美術館或博物院，中間陳列品，或由私人捐贈，或用公款購置，都是非常珍貴的。有臨時的展覽會，有音樂會，有獨立或公立的劇院，或演歌舞劇，或演科白劇，都是由著名的文學家音樂家編製的。演劇的人，多是受過專門教育，有理想有責

任心的，市中大道，不但分行植樹，並且間以花畦，逐次移植應時的花。幾條大道的交叉點，必設廣場，有大樹，有噴泉，有花壇，有雕刻品。小的市鎮，總有一個公園。大都會的公園，不止一處，又保存自然的林木，加以點綴，作爲最自由的公園。一切公私的建築，陳列器具，書肆與畫肆的印刷品，各方面的廣告，都是從美術家的意匠構成。所以不論那一種人，都時時刻刻有接觸美術的機會。我們現在除文字界，稍微有點新機外，別的還有什麼？書畫，是我們的國粹，都是模仿古人的。古人的書畫，是有錢的收藏了，作爲奢侈品，不是給人人共見的。建築雕刻，沒有人研究。在囂雜的劇院中，演那簡單的音樂，卑鄙的戲曲。在市街上散步，止見飛揚塵土，橫衝直撞的車馬，商鋪門上貼著無聊的春聯，地攤上出售那惡俗的花紙。在這種環境中討生活，什麼能引起活潑高尚的感情呢？所以但很望致力文化運動諸君，不要忘了

美育（選蔡子民先生言行錄）

歐遊心影錄楔子

梁啓超

民國八年雙十節之次日，我們從意大利經過瑞士，回到巴黎附近白魯威的寓廬。回想自六月六日離開法國以來，足足四個多月，坐了幾千里的鐵路，遊了二十幾個名城，除倫敦外，卻沒有一處住過一來復以上，真是走馬看花，疲於奔命。如今卻有點動極思靜了。

白魯威離巴黎二十分鐘火車，是巴黎人避暑之地，我們的寓廬，小小幾間樓實樓房，倒有個很大的院落，雜花豐樹，楚楚可人。當夏令時，想是風味絕佳。可惜我不曾享受，到得我來時，那天地蕭殺之氣，已是到處瀰漫。院子裏那些秋海棠野菊，不用說早已萎黃凋謝，連那十幾株百年合抱的大苦栗樹，也抵不過霜威風力，一片片的黃葉，蟬聯飄墮，層層堆疊，差不多把我

們院子變成黃沙荒礫，還有些樹上的葉，雖然還賴在那裏掙他殘命，卻都帶一種沉憂淒涼之色，向風中戰抖抖的作響，訴說他魂驚望絕。到後來索性連枝帶梗滾掉下來，像也知道該讓出自己所佔的位置，教後來的好別謀再造。

歐北氣候，本來森鬱，加以今年早寒，當舊歷重陽前後，已有窮冬閉藏景象，總是陰霾霾的欲雨不雨，間日還要湧起濛濛黃霧。那太陽有時從層霧疊霧中瑟瑟縮縮閃出光線來，像要告訴世人，說他還在那裏，但我們正想要去親炙他一番，他却已躲得無蹤無影了。

我們住的這避暑別墅，本來就不是預備過冬之用，一切構造，都不合現在的時宜，所以住在裏頭的人，對於氣候的激變感受不便，自然是更多且更早了。

歐戰以來，此地黑煤的稀罕，就像黃金一樣，便有錢也買不着。我們靠着取暖的兩種寶貝，就是那半乾不濕的木柴，和那煤氣廠裏蒸取過煤氣的煤渣。那濕柴煨也再煨不燃，吱吱的響，像背地埋怨，說道：「你要我中用，還該先下一番工夫。這樣生吞活剝起來，可是不行的。」那煤渣在那裏無精打彩的乾炙，卻一陣一陣的爆出碎屑來，像是惡狠狠的說道：「我的精髓早已搾乾了，你還要相煎太急嗎？」

我們想着現在剛是秋高氣爽的時候，已經一寒至此，將來還有三四個月的嚴冬，不知如何過活。因此連衣服也不敢多添，好預備他日不時之用。只是靠些室內室外運動，鼓起本身原有的熱力，來抵抗外界的严寒。

我們同住的三五個人，就把白魯威當作一個深山道院，巴黎是絕跡不去的，客人是一個不見的。鎮日坐在一間開方丈把的屋子裏頭，傍着一個

不生不滅的火爐，圍著一張亦圓亦方的桌子，各人埋頭埋腦做各自的功課。這便是我們這一冬的單調生活趣味，和上半年恰恰成個反比例了。我的功課中有一件，便是整理這部遊記。

讀者莫見笑，我這部遊記落筆以前，我要彷彿從前八股家做策冒的樣子，先將我這一年來歐遊的一般觀察和一般感想寫出個概略來。

三問題

托爾斯泰著
張三眼譯

一位國王，偶然想及，凡作事有個正當作的時候，怎麼能知道這個正當作時候？相與的人，也有正當不正當的，怎麼能知道這個正當的人？世上的事也很多，什麼是最要的事應該去作的？倘若能知道這三件，無論幹什麼，都不會失敗。

他想了一番，就把這三件事通告全國，能有人能教導他這三件事的，他

一定重重的報酬這個人。那些有學識的人，得了這個通告，都來見國王，但是他們對於這三個問題，所答的都不相同。

對於第一個問題，有人說：要知道作事的正當時候，必須預先列一個時期表，將年月日的限度，一一確定，依照這時期表嚴格作去，凡事都可不失時機。有人說：凡事都預先決定一個時期，是不可能的事。最要的是不可懶惰，忽略過日子，對於諸事的進行，都常注意，擇那最要緊的作去。又有人說：一個國王，對於諸事進行，縱能夠注意周到，但是要他一個決定諸事的正當時候，也是不可能的。最好是用一些有識見的人，組織一個會議，使他們幫助國王，來決定各事的正當時候。但是又有人說：有些事，的當作不當作，須立刻決定，不能等到開會議的，並且來決定這個，尚須預先知道將來又遇着什麼事，除非是魔法師，沒有人能預料的。所以要知道作事的正當時

候，必要問那些魔法師。

對於第二個問題，各人所答的也是不同。有人說：國王所最要的人，是他的顧問參議員，有人說是僧侶，有人說是醫生。又有人說，軍人武士是最要的。

對於第三個問題，有人說：世上最重要的事是科學，有人說是戰術，又有人說是宗教的信仰。

國王對於這許多不同的答案都沒有合意的，所以也沒給那一個一點報酬。但是他仍舊想找出這些問題的答案來，於是他決計去問一位很著名很有卓識的隱士。

這位隱士住在一個山林裏，從不出山的，除了普通平民之外，也不接待客人的。因此國王換上一身很樸質的衣服，親自去求見他。還沒有到那山

洞，他就跳下馬來，交給他的隨身衛兵，叫他停在那裏，他自己一人步行前去。

他去到那裏的時候，那隱士正在他的小茅屋的前面挖土。

他看見國王，向他點一點頭，仍舊挖他的土，隱士的樣子是很孱弱很疲倦的，他每一鋤落下去，不過翻轉一撮土來，出氣是上氣不接下氣。

國王跑上前去說：「有卓識的老先生，我特來請教你答解三個問題：——如何才能夠知道作事正當時候？」

什麼人是我所必須對於他應該特別看待的？」

什麼事是最重要的事，必須我首先注意的？」

隱士聽完了國王的話，沒有答他一個字，仍舊起手挖他的土。

國王說：「老先生！你疲倦了，讓我來替你挖一回。」

隱士說：「謝謝你。」他就把鋤遞給國王，自己坐在地上。

國王挖了幾鋤之後就停了，將那三個問題又說一遍，求隱士答解。隱士又沒有答他，自己立起來，伸手去要鋤頭，說：「你休息一回，讓我自己再挖罷！」

但是國王沒有將鋤頭遞給他，仍舊替他挖土。挖過一點鐘的工夫，又是一點鐘，那太陽慢慢的從樹梢後面落下去了。國王將鋤頭停下來，說：「有卓識的老先生，我特來請教你，求你答復我那三個問題，你就不能答我，也要回我一句話，天晚了，我要回去了。」

隱士說：「看看有什麼人向此跑來了，他是誰？」國王回轉身來，看見一個滿腮生着短髭的人，從樹林中跑了來。這個人用手按着胸口下面，血如泉湧的從手下面流出來。當他跑近國王的面前，就倒在地上叫苦。國王和

隱士，把他的衣服解開，看見他的胸部受了重傷。國王很細心的替他洗去血污，用自己的手巾替他敷住傷口。但是那血仍舊流出來，國王又替他把血污的手巾解開，替他洗淨，將傷口重行敷住。後來血止住了，這人漸覺得有活氣，說要喝一口水。國王又去拿水來給他喝。到了這時候，太陽已經不見了，天氣也就冷了，國王請那隱士幫助他，把這受傷的人，抬到隱士的茅廬裏去，安放在一個牀上，那受傷的人閉着眼，睡得很安穩的。但是國王曾經走了幾步路，替隱士作了工，又爲這受傷的人忙了許久，也疲倦極了，就倒在門口，呼呼的睡去——他也睡得很安穩的，一直睡到天亮。第二天早晨，他醒來彷彿彷彿，不知自己現在什麼地方，不知在那牀上躺着滿腮生髭的是什麼人，那個人也眼光銳利的望着國王。

那滿腮生髭的人，看見國王醒來望着他自己，就說：「饒恕我？」